

# 出百万字科幻小说

“舌尖上行走的人”

获得“科普科幻青年之星”荣誉称号



陈伟起独著科幻长篇小说《生命进阶》

## 给自己一条生路

舌顶下唇使力敲击键盘，网上码字与世界互动

在陈伟起的床头，满满当当摆放着的都是他心爱的书本。从沈从文、张爱玲到余秋雨、刘慈欣，从现当代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到科幻小说，他涉猎范围很广泛。这要受益于他的母亲王雪梅。她从信阳调入许昌后，在许昌县农机局做培训。

“作为农村姑娘，我是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，深知读书的重要性。”王雪梅在工作上一向很要强，她也是全局唯一的高级工程师，“我经常给伟起讲贝多芬、霍金、凯勒、罗斯福及华罗庚、张海迪等身残志坚的名人故事，鼓励他坚强。”

在床上躺了两年，可以重新坐起来后，曾在学校上过微机课的陈伟起向母亲提出，“妈，你给我买台电脑吧！”“买电脑，咋不要买火箭呢？”那是2001年，一台电脑对普通家庭是一件奢侈品，何况是单亲妈妈独自支撑的家庭。

王雪梅发火了，但他并不死心。“受不了他的唠叨，我借了点，一共花了将近6000块钱给他买了台电脑，半

年后又给他办理了上网业务。”也是从那时起，一切仿佛变了，陈伟起在电脑中找到了与世界互动的方式，生活从此不再孤独。

“左手小拇指是最重要的部位，打字全靠它。”陈伟起说，但最多持续俩小时，左臂就会僵硬、回缩，难以够到键盘。他实验了各种摁键盘的方法，鼻子太短，下巴太钝，嘴巴太软，叼铅笔太容易流口水，最终找到的好办法就是用舌头顶起下唇使力。然而，“吻”键盘时间长了，脖子跟脊背连接处也酸痛得厉害。

为了尽量提高效率，他学了五笔字型输入，平均一分钟最快也就十个字。上网的头一年里，他在论坛里学到了不少，交到了第一批网友，还当上了社区版主。

他开始尝试着编点小故事，写点短文之类，“写着玩儿”，发到一些原创文学网站。读者很少，可每次审核通过，都让他增加了一点信心，便下定决心要走写作这条道路。

## “我要自己写小说！”

十年圆一梦，22万字独著科幻长篇《生命进阶》出版

“我要自己写小说！”陈伟起的脑袋里突然冒出了这个念头。他对科幻产生了兴趣。坐在家里幻想不一样的世界，是他孤独中唯一的乐趣。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在“异想天开”时，他却铆足了劲儿证明自己。

从2003年的一篇故事背景设定，被人认为是科幻题材之后，他就专门找到当时唯一的科幻期刊《科幻世界》网站，在论坛中注册，开始学习和写作科幻。后来，在几个网友的组织下，他们另起炉灶，办起了科幻爱好者的电子杂志《新幻界》。因为他白天有大把时间上网，加上混迹于各大科幻社区，承担起部分文章的校对、出刊杂志的推广，以及独立论坛的管理等任务。

上网多年，如果不是对方针对性地问起或有意谈到，他基本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体状况。在写作之外，还有一个小插曲。2004年初，他跟一位老村医学中医，寻找出路，直到几个月后村医发现他的手指无法伸缩，不能把脉，学习才中断了。

在一些原创文学网站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后，并收获了少量的稿费。

“不过瘾”的他又瞄向了长篇小说。从2008年秋至2009年春，持续大半年的坚持，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《生命进阶》完成了，22万余字。

“这部小说刚写成，就被一家文学网站相中了，签了约，我也在网友中风光了一阵子，甚至被唤作‘大神’。”陈伟起说，然而，他并没有仔细阅读和弄懂合同内容，想当然地以为，小说会很快出版，“六七年过去了，书没有出来，一分钱稿费也没拿到，更糟糕的是，其他出版的路子也被那纸合同堵死了。”

“想到十几年的写作经历，如果最终不能出版一本独立的作品，还是有那么点遗憾。”陈伟起说，2017年，他在律师的帮助下与对方对簿公堂并成功调解。2018年10月，《生命进阶》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，“等了10年圆了梦”。

在此之前，他还与别人合著出版了《“仿”同万物》《暗宇宙英雄》《暗影创世纪》《百口莫辩》等多部科幻作品。独著小说出版后得到科幻类创作同行的高度评价，陈伟起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授予“科普科幻青年之星”荣誉称号。

## 生活依然要继续

“只要我在，就会用我渺小的力量让世界更美好”

2013年夏，生命中的又一次考验来了。陈伟起感觉到下半身皮肤逐渐麻木、冷热不分，继而全身发软、使不上力气。情况迅速恶化，几天后，他只能躺在床上，无法起身。医生的诊断结果是重症周边神经炎，腹胀、便秘，便溺失禁……

“全身一点力气都使不上，皮肤上总像有虫子在爬。妈妈很心疼我，但无可奈何。她早已对我长时间使用电脑感到不满，但也知道我别无他事可做。”陈伟起说，面对病倒在床的他，除了埋怨，母亲只能尽力照顾。

“30岁的青年，整日牵连60岁的老母亲吃苦受罪，还不时尿床，尊严于我已经太过奢侈，我感受到了什么叫生不如死。”他说，身体的疼痛让他痛不欲生，还产生过绝食的想法，“只要几天不吃不喝，我的生命很快就能结束”。

可他又不能这么做，“一方面对不起妈妈，另一方面我不甘心”。他在床上躺了一年多。直到2014年秋，终于又能坐着使用电脑了。只不过2013年以前，他还能独自从卧室或客厅走到卫生间，现在却只能用瓶子就地解决小便问题了。

“我的世界，目之所及就是院子和院门口的那堵墙。”如今，陈伟起已更换了3台电脑，最新的电脑是弟弟给他买的，“互联网让像我这样的残疾人看到

了另一个世界的曙光，但这道曙光能持续多久，很难预料，这些并不能由我来决定。”

他说，弟弟陈伟明曾以全校应届生中第二名成绩，考入北京化工大学。2011年毕业时，弟弟本有机会读研，但他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，选择了回到许昌找工作。“他打电话问妈妈和我，自己是不是最好回到家乡，我们都没有说话。”

“我们都知道，那是弟弟逃脱自身命运的机会，只要他找份外地工作，就可以轻松摆脱被家庭、被我这个名义上的哥哥锁定的命运。可他还是回来了。”陈伟起说，这让他心存愧疚。如今，他的母亲已经65岁，为了照顾他，至今单身。

他说，家人对他的关爱，不是用话语能够表达的。但他不能拖累妈妈一辈子，也许在不久的将来，会找一个福利院等作为安身之处。“我不知道还会坚持多久，但现在让我放弃生活和写作，做不到，边走边看，生活依然要继续。”

一路走来，他不断地与自己的身体对抗、和解，已习惯了。“希望人们关注的是我的作品，而不是我身体的残疾。”陈伟起说，他想用文学给自己一个交代，也给社会带来温暖和希望，“只要我在，就会用我渺小的力量让世界更美好”。